

人间物语

夜宿海洋馆

| 潇丹 文 |

一时间有些不知所措:举目所见,如入梦幻。

当你踱步来到入口处的海洋大厅,此刻应该是夜半时分了,庞大的空间,四下寂静。头顶上还有宇宙星系造型的几片灯光,周围依次是各种透明容器,粗粝质感的假山、海洋主题游艺设施。景观池里打满灯光和温馨,炫彩水母和那些斑斓尾鳍飞翔其中。进入海洋馆的卷帘门已经落下,立在大厅的中央,举头望星辰,四周见海洋。那些小灯微光照不到的地方,充斥着雾霾一样的灰暗。正对大门的那一方大池体,白亮通透,如银河流淌贯通整栋建筑,这是海洋馆的标志:鱼类观赏区,水体里裸着一艘褐色的沉船,残骸岩礁、海草珊瑚,各类鱼虾龟贝在浮上沉下,追逐弋,永不停息。

海洋池边旋转木马,在这里叫海洋骑士,跑马变成海马,转盘顶上流光闪烁,能听见白天残留的热闹在回响。打开的栅栏门等着最后一名游客上去坐好后关上,控制室的按钮在等着谁去掀一下:哗啦啦,旋转启动,欢乐飞舞:“为什么海马叫海马?海马爸爸为什么能生小海马?海马有多大?”在白天的时刻,你和其他人一起,一边陪小朋友玩耍,一边给小朋友转述道听途说的海底故事,告诉女儿,之前坐在旋转木马上的都是公主,现坐在海洋骑士上的都是美人鱼。

在能量补给站和渔夫餐厅座位上,还能闻到甜腻的焦香,糖葫芦的模型在你嘴里产生了望梅止渴的效果,玩偶商店的那些毛茸茸的家伙们耷拉着打着瞌睡,你躺到充气城堡的顶上,整个海世界的风光尽收眼底。身下充气城堡的胶皮温柔如水,想起孩童时许下的吃住睡在游乐场的愿望,心头突然涌上梦想成真的甜蜜。

两个小时前,你带着妻小和其他家庭一起,跟着工作人员,穿过一扇不起眼的白色移门,从现实到梦幻,进入了海洋馆的腹部。你们集中在一处室内十字路口,方向牌上东南西北,海洋世界、热带雨林、奇幻剧场、观光隧道,戴好纸手环,套上蓝背心,导游开始了夜宿前的欢迎介绍和事项叮嘱。已经是闭馆时间,属于白天的喧闹已被清场,没有了摩肩接踵的队伍,让人突然见识到这里的安静和庞大。水里一个世界,空气里一个世界,两个世界平行在一起,那感觉像安静仔细地观察眼前浮动的水母,一只一只,羽扇纶巾,轻舞飞扬,有一种错位的欢愉。到了准备夜宿的环节,孩子们兴奋起来,父亲们涌上做儿子时探险的愿望,母亲们憧憬着和女儿一起重回梦境,一起领取夜宿的家什,帐篷、充气床垫、睡袋铺盖、小夜灯,寻找最佳地点,迫不及待地搭建自己的小世界。

那些视野良好的观景位置,海景隧道的过道里,展示缸的正下方,景观小池的边上,很快布满一个个蓝绿色蘑菇包,全家拥簇,隔着一层通透,像是在看一场水幕电影。鲸豚翩翩,鲨鱼迅疾;水纹斑斓,珊瑚艳丽……这一片海洋暂借给你们,万千海生物环绕。这些成群成对、奇形怪状的鱼虾甲贝,好多叫不出名,也分辨不清,只觉难得一窥的稀奇和兴趣。海龟把头仰得直直,闭着眼,一副慢动作回放的姿态;扁扁鲶鱼,不卷不动,拖着长尾,贴着玻璃,可以清晰地看到它长在肚子上的嘴巴,在狡黠地微笑;几条搞怪的鱼,后背贴着墙,露出雪白的肚皮,无视身边来来往来的游鱼,似乎睡得天昏地暗。

你躺在垫上朝顶望去,恰好一条鲨鱼,一动不动的,肚皮平摊在隧道拱顶的缓坡上,像是搁浅在那里,周边还有其他鱼儿游动搅动起的一圈圈涟漪。姿态像一具标本,纺锤状的曲线,坚硬呈暗灰的肤色,尖尖的鳍,它的吻下新月形嘴微微张开,露出三角形尖牙。那两排牙齿,小而尖,形如锯齿,严丝合缝,清晰地展示给隧道下瞻仰感叹的人。你突然想告诉小孩子:海洋里其实是很危险的,那些看起来可爱的、舒缓的、飘柔的、笨笨的大鱼们,都有着独特的杀手武器。

属于海洋的夜慢慢深了,除了池内的水纹灯

和角落里翠绿色的安全指示灯,其他光线都陆续消失,安静和幽暗变得浓稠,漱口水、洗面奶、护肤晚霜、暴晒过的干净纯棉新睡衣、小朋友额头和后背上汗液的气味,清晰地飘散开来。温度也变得很低,蚊虫冷得都没有力气叮咬。那些躲藏着的换水过滤、水温监测设备,发出如电脑主机运行时的嗡鸣声,此刻使人心安,助人入眠。钻进帐篷,拉好门帘,留着一条小缝,等着鱼儿会游到他们的梦里来。

突然感到一丝遥远稀薄的惆怅,想起了许多年之前对某个人的承诺:你数星星,我数鱼,数着数着睡着了。

凹凸不平的气垫,已经很克制的细细的呼噜声,向往与真实之间的细微差异,让你难以放松入眠,似乎,你听到了若有若无的召唤。你起身,来到馆内最里面的那片白鲸池体前。你举起亮着手电的手机,只照亮前方一小块区域,其余的光线被深邃幽暗吞没。玻璃后面的幽暗的水体,仿佛一面巨大的黑镜,镜子里看到一个弯曲的身影提着一个闪亮的光点。镜子里突然涌出一只白色身影,越来越大,越来越多,一条白鲸终于被亮光吸引,赤条条地贴上来。紧接着是另外一条,你感受到后背有点发热,举起来的手臂有微微痉挛,胖胖白白的身躯清晰地眼前变大,翻个身,把柔美软曲的肚皮挺了出来,在那丰润的白色皮肤,能看到有浮雕一般的凹凸,让你想到最近常用到的白色橡皮。它们是被手机的光点吸引,想看个究竟,手机的光亮点射到水体里,映到它们的眼里,以为那是谁的眼睛吗?

你转动手机,光点调皮地在玻璃上转圈,白鲸紧贴你游了四五秒,然后很快离开,转了一圈,又从池面潜入池底。再次贴近你,小眼珠对着灯光对着你。你上下摇摆手臂,它们也跟着点头。来来回回几次,你举着的手臂也感觉到疲倦,你看到意兴阑珊的失望眼神,这里终究不是真正的海洋。

此刻,你想遁入这片水域,你想让那白色精灵,把你带回到少年,回到被父亲攥紧着小手在荒野赶路的黄昏,回到母亲背着你披着雨衣,蹚过被洪水淹没街道的那个雨季,回到子宫的海洋,变成白鲸,游来游去。



油画

摄影 江南谣

吴风越雨

一荡清水向东流

| 王金大 文 |

家乡的山水是一幅看不厌的水墨画。前不久,去了趟少有人去的钱墅荡。

钱墅荡位于宜兴城东新庄镇,东有太湖,南有东氿,西有宜城,北有屺山和阳山荡。钱墅荡面积与团氿相差不大,虽没有团氿有名,却似一颗璀璨的明珠,镶嵌在宜兴城东的土地上。

中午时分,漂流的云被揉碎了,浸在荡水里,水也跟着妖艳起来,太阳的身影在水中晃动,飞鸟伸展长长的翅膀,把影子映在水面上。荡的四周还没有高楼大厦,一丛丛芦苇沿着荡岸随意生长,青秆嫩叶,绿得发翠,一副秀色可餐的模样。

有小船飘泊在荡里,一男子侧坐在船舱里,小船明显向一边倾斜。见他左手捏着穿网的竹制串条,右手拎起水中的丝网,抖了抖网上的水,不偏不倚穿挂在竹条上。有鱼缠在网上,小鱼直接拎进舱里,大鱼则用抄网将鱼兜住捞进舱来,动作不紧不慢,神色不慌不忙。然后,一丝不苟地将被鱼搅乱了鱼网理顺,整齐划一地穿在竹条上。船靠岸时,船舱里各种鱼大大小小足有十来斤。

荡边有树枝斜伸在水面上,一只灰色的鹭鸟,从西边逆风飞来,在晃荡的树枝上打了个趔趄,翅膀拍了几下,终于站稳。然后神气活现站在树枝上,一会勾着头,啄啄腹下的羽毛,一会昂起头,观赏空中的云彩。然后低着头,全神贯注盯着身下的水面,摆出一副随时战斗的架势,等待猎物(鱼)的出现。

我悄悄地走近,蹲在岸边柳树下,静观它如何捕鱼。五六分钟后,水面出现了水纹,灰鹭以迅雷不及掩耳的速度扑向水面,叼起一条穿条鱼,拍打着翅膀向钱墅荡北边的屺山飞去。也许在这个鸟类繁殖的季节里,那里有它时刻惦记着的儿女。

钱墅荡是过水荡,有客水从上游来,经这里流入太湖。由于荡面宽,流水缓慢,水里的泥沙会在荡里沉淀淤积。在上个世纪六七十年代,荡里水草丰美,夏秋季节,荡周围的生产队会组织农民去荡里捞水草做肥料或饲料,荡里农船如穿梭,拖刀割,竹棒搅,有的干脆光着身子下到荡里捞,会唱的吼上几声江南小调,释放出劳累和胸中的烦恼,荡面上一派热闹景象。冬天,罱泥船在荡里做足了功夫,用两根竹竿做罱篙,将麻布或竹篾或铁皮做成的罱兜紧紧扎牢在竹竿大头处,罱口系上竹片或铁片,交叉制作成罱泥的罱子。罱夫在船上操动罱篙,罱口在荡底吃泥,大船三人,小船两人,空的罱兜下去,满兜的荡泥被罱上船,松开罱口,荡泥淌进舱里。罱泥非常费力气,罱进船舱的荡泥还得罱泥人用木制的霍锨扛上岸,用做农家肥料。那个年代,荡里的淤泥被清理得干干净净,水清见底,游鱼清晰可见与此有着必然的联系。

天热时节,周围农民把钱墅荡当做家里的洗澡堂,身体热了,身上脏了,跳入荡中,畅游一番,体清心爽。进入本世纪,周边工厂多了起来,一些小化工厂排污不到位,污水流入荡中,水质浑浊带腥臭味,鱼虾少见了,水草生出来便腐烂了,人们也不敢下荡游泳了,没有了这些,荡就变成了死荡。自从贯彻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发展理念,荡周围工厂得到有效整治,荡水重新变清了,水草繁茂了,鱼虾也多起来了,虽然与上个世纪比,还有相当大的距离,毕竟在向好的方向发展,只是日益累积的淤泥却成了大麻烦。

我站在荡边,细细观察,岸上姹紫嫣红,柳枝飘荡;水上波光粼粼,水鸟翱翔;水中水草轻动,游鱼从容。整个荡区就是一片湿地,众多物种在不知不觉地净化流水,也在净化人们的思想,转变人们的理念。看着一荡清水缓缓向东流去,我不禁感叹,我们的环境虽然有了很大改善,毕竟还非常脆弱,这份美丽更需要人们去努力呵护。